

民國九十五年

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研究

專家座談會逐字稿

時 間：96年4月13日 下午14:30-16:30

地 點：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

主持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信木

出席者：

李明政（東吳大學 社工系）
汪明輝（台灣師範 大學地理系）
范麗娟（東華大學 民族文化學系副教授）
張慧端（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陳信木（政治大學 社會系）
黃維憲（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系）
共6位【依照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列席者：藍淑芬（全國意向經理）
蕭錦炎（全國意向研究員）

陳信木：這一次調查收集了六千多份原住民家戶經濟生活狀況的訊息，我們今天會稍微簡單報告一下整個調查的結果，這是比較初步的結果。主要今天會議的討論重點就是針對這樣子的初步結果，希望各位老師可以提出您的建議，如何提昇原住民的經濟生活，根據現在的施政結果規劃這個報告內容，所以我想把握時間就直接簡單的報告。

【全國意向進行簡報】

范麗娟：首先我想請問的是，在最低所得組這個部份一年是兩萬七千元每戶，請問這是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嗎？

蕭錦炎：是可支配所得，由於估算可支配所得必須扣除非消費性支出，

可能包含有很高比例的最低所得家庭是因為有房屋貸款，所以他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較低。

范麗娟：但是這也是很可怕，每戶家庭一年只有兩萬七千元，這些人要怎麼過生活，這是很可怕的喔。

黃維憲：可是在第二組就高很多。

范麗娟：我看到最低所得組這個數字嚇一跳。

藍淑芬：我們有特別去分析這個族群，可能是因為這裡的可支配所得是以住戶為計算單位，從家戶的概念可能有些家庭收支比較少，我們會再確認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問題性存在。

范麗娟：從實際所得來看是還好。

藍淑芬：最低可支配所得組家庭收入本來就已經少了，我們進行交叉分析發現，有很多家庭是因為有房貸的，所以他們有很多收入是負的，收支一減等於是負的。

范麗娟：我想應該是負的。

陳信木：從一般家庭的標準，如果是用全國一般家庭的標準來訂，那現在的原住民有六成多是屬於最低所得組，而不是兩成

藍淑芬：也就是家庭收入跟我國一般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分組標準來比較的話，有六成屬於最低所得那一組。

范麗娟：那你剛才不是說最低所得兩萬元嗎？最低所得有 60%？

黃維憲：原住民收入最低的 20% 是兩萬多元，但是整體有六成屬於我國一般家庭的最低所得組。

范麗娟：噢，全部都在漢人的最低所得組裡面，這種情況好可怕。

黃維憲：所以其實原住民家庭最低所得的三等家庭，也就是有六成原住民家庭，還是比漢人最低那一組的情況一樣，也只有不到 3% 能夠進到一般家庭最高所得組。

范麗娟：上面的其他組別已經可以不管他了，現在應該是處於下面的最低所得這一組比較需要照顧。

范麗娟：是不是能比較台北市的貧窮線？對不對，所以你要稍微計算一下貧窮線的分析，不管是台北市還是各縣市，每個家庭基本開銷就是要花那麼多錢，花了這麼多錢剩下兩萬塊，當然不只台北市還有其他縣市稍微算一下

黃維憲、范麗娟：一個家庭年可支配所得只有兩萬多元的確很難相信。

蕭錦炎：謝謝老師，在原民會他們就有要求要計算貧窮線，這個我們會去算。以可支配所得來看最低跟第二組是沒有儲蓄的，即使一般民眾在最低所得組也是沒有儲蓄的，這個是估算經濟戶長的負債狀況。我們估算這裡有個假設是原住民房貸的計算是歸於經濟戶長來支付，原住民每個經濟戶長每個人平均的負債是 73.3 萬元。最近有個數字是，有銀行去換算上班族每個

人的平均負債是 46 萬，所以經濟戶長的平均負債是比較高，經濟戶長的負債比是 22.59 倍，一般銀行在針對個人的無擔保負債如果高於每個月所得收入的 22 倍時 就幾乎不會貸款給他，所以以這樣的調查來看的話經濟戶長還是可以貸到錢，也是一樣假設房貸歸於經濟戶長。

范麗娟：高於 22 倍就會貸給他，銀行有的一半還是會貸給他，是不是有一半的申請者銀行不會貸款給他？

蕭錦炎：對，有一半原住民貸不到款。

范麗娟：也就是說會有一些人貸不到資金。

蕭錦炎：另外我們來看原住民撫養狀況及老化指數，這個引用的是政府單位公佈的資料，並不是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由既有資料我們發現原住民的扶養比跟扶幼比都比一般民眾高，但是在扶老比跟老化指數是比一般民眾低，這有可能是原住民的平均年齡比較低，二方面也是原住民家庭人口數比一般民眾高，所以扶幼比跟扶老比會有這樣的狀況。接下來有其他調查我們也跟各位老師報告一下。有 72.8%住宅是自有的，現在居家生活設備日趨普及化，有 28.3%原住民家庭有房貸，去換算擁有自有住宅者，他自己的房子有 38.9%是有房貸的，有房貸家庭平均房貸金額是 215 萬。

黃慧端：請問這邊總共貸了多少錢？

范麗娟：這是不是指台北的房子？好像太高了吧？這跟現在其他原住民的平均是不是有差距？

黃慧端：這裡的調查說有三成原住民家庭是有房貸，可是在山地鄉根本就沒有房貸。

黃維憲：是扣除沒有房貸的家庭。

黃慧端：對，有房貸的家庭。

范麗娟：剛才說的那群最低可支配所得是兩萬多塊，兩萬多我在想說是山地鄉的人，山地鄉有房子的，應該要分析那群人是誰呀？

陳信木：因為報告剛剛完成，所以現在提供給各位老師的分析只有初步的，像剛才的分析，接下來全國意向團隊會做後續更為深入的分析，像區分山地鄉，平地地區還有都市原住民，做這種區分的了解，還有經濟狀況這個我們會進一步來做。當然可能現在會有一些發現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平地鄉跟都市地區的區分而造成的困擾。

張慧端：可是我覺得現有的資料還是看得出來一些東西，好像你有寄檔案給我，好像無意中其實我沒有每一個都看的很仔細，就是好像有一個表格，各族他的收入增加的情況，好像有看到雅美族增加百分之三十多，百分之三十幾，然後有些族是負

的，反正我有看到這樣一個表就對了，好像是幾年前和現在的比較。

陳信木：跟九一年調查結果的比較。

范麗娟：前面好像有提到有原住民收入的提報，那比較有趣的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在去年我不曉得好像有一個什麼擴大就業方案，那聽說有一個謠言我們也證實了說大家都在等那個每一年，還是半年、還是三個月的，那其他幾個月就不用工作。因為大家為了要符合那個申請資格，可是有那個資格總比以前去打零工要好，所以我不曉得是不是那個部份是提高的。你剛剛有提到山地鄉的人口流出來了，你叫他留在山地□要幹什麼，山地□也沒有工作機會啊□所以對山地鄉的原住民來說搞不好得到那個永續就業方案，那個工程搞不好是他的主要收入，那個是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有沒有辦法進行區分，那個都是實務，都是聽到一些謠言，這些也沒有經過證實，因為一個月一萬多，那你打零工怎麼打法？

陳信木：范老師說的是最近幾年的調查，不是本研究這個調查，是調查就業狀況的時候，很多都是政策性的干擾，而且可以救急，因為他救急比較高。像是最高的失業率到6%的時候可以因為一個政策馬上降低，而且在調查資料中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是有相當程度的擔憂

范麗娟：是不是造成改變他們今年度收入的主要原因，當然說一般的人沒有嘛，如果是的話，那真的是三個月、六個月，然後對整個原住民部落卻是沒有辦法，所以我覺得是不是配合你最後所提到的那個政策性的建議，是不是要從就業發展基金，你叫我一個人去申請發展基金從頭做到尾，我也不行。有沒有辦法讓他去搭在社區或是部落來栽種有機蔬菜，或者是開發經濟作物，什麼箭筍，我都知道啦，你說他們怎麼不去向農會貸款，因為他們認為農會在騙他們錢他們都是這樣，倒掉然後……。所以你說他第一個想要名額，我們都知道，然後他們想要跟銀行借錢，不要跟農會，因為農會現在真的好像吃定了他們，我不曉得這是謠言，所以是不是以社區為貸款對象，不要叫每個原住民都去貸款，我要負擔一百多萬的貸款那太可怕了吧，對不對，是不是以社區或是什麼集體的方式，然後以農會名義，譬如這個地方的箭筍很有名，為什麼不能冷凍然後運到其他地區，所以個人性的貸款也太危險了，我要背負一百多萬我又沒收入，我怎麼背負那一百多萬，是不是幾個人聚集在一起以社區或以聚集的方式，然後讓他們去從事這個工作，有賺錢大家一起分，是不是這樣會比較好。個

人性貸款對收入很低的人來說真是太可怕了。

張慧端：我覺得原住民要發展產業、要創業貸款其實是蠻困難的，像原住民一般貸款都是用來買房子，自己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就是說你有沒有能力償還，打不打算貸這個款，像很多原住民不願意貸這個款，他覺得可能沒有辦法償還或者說他可以撐下去。我覺得創業的貸款他困難度更高，因為不同的人要組合在一起，要成功做一些事情還要賺錢，其實非常難。

藍淑芬：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申請條件，可能沒有仔細看這個條款，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條件。

陳信木：條件上其實不難，但是過去來講他們原民會策略上不是一個重點…如果他把它當一個重點的話，例如住宅租金補助，其實力量就可以。像現在幼教利用度高很多，但是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一個重點。我以前看到的數據，他們的創業會去找就業貸款就是那一批人限制很多，其他人是不願意申請，或是做不到。回到剛剛社區問題，張老師剛剛講那個數據，因為這裡算還沒碰觸更為深入的分析。的確分族群來看收入三四年內變遷族群差異很大，邵族每個月增加的三萬塊是最多的，但有一些幾乎沒有增加經過三四年來，就兩三天不同的調查結果，每一月收入族群之間有很大的變動。

汪明輝：那一族最有錢？

范麗娟：邵族增加三萬塊，那是雅美族吧，不可能，他人數最多怎麼可能，人數最多？

藍淑芬：平均下來，因為他調查的人數太多了？

陳信木：家庭收入六萬多塊，鄒族五萬九，這兩個是增加最多的族別。

黃維憲：一方面我們樣本太少作比較，我們現在比較不敢這樣斷定。

蕭錦炎：目前看起來最低是雅美族，如果將樣本數較少的這兩個不算的話，泰雅的收入相對比較高。

汪明輝：泰雅也有茶葉，泰雅分布很廣。

陳信木：對，這是一點，然後，現在又把以前沒有的混在一起。

范麗娟：我在想你剛才說的那個最低可支配所得，剛剛說要分山地□□平地□或是都市原住民□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反向操作，就是把那群人挑出來，然後看看他們是在哪裡，或許有一小部分人是在都會，有一小部分人是在山地□。先反向操作，把那群人先區分出來，那一群可能就是原民會未來的重點，他不是要你提出社會政策嗎，那一群人就是他的高危險群。

汪明輝：我想從這邊來說，我覺得如果只是一個人家庭就只會有一個數字，沒有居住地，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同樣

的收入水準，在台北工作跟在阿里山工作，他所顯示出來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阿里山他們那邊是高收入，在這裡可能是低收入。或者我們認為他是高收入在都市，他要付好多好多的錢，在都市很多東西都要花錢，在原鄉可能就不必。所以如果沒有確定他所在的工作圈，我們對數字可能就會保留…。我們現在這個族群我們剛剛講說鄒族五萬，那雅美也許是低，但是雅美那個消費的，雅美族人的日常消費可能是不用什麼花錢，頂多是一些小東西，日常消費，可能消費高的原因是日常頻繁進出到台東的交通費，要不然如果都在那裡生活，也許他的消費就不能以台北的消費水準來衡量，我不知道這個是就經濟，你要從相關數據來看。

陳信木：所以我們下一步這也是會嘗試把它發展，除了一般都市，非都市山地，另外只能用地理，行政區域的概念，可能也只能用這種概念嘗試去分析，看能不能從這角度來理解。另外針對擁有房屋與否類似這個概念去看。

張慧端：我是覺得最低所得家庭可能住在自己的原鄉，他是住在原來自己的土地。

汪明輝：這個情況可能還有一個，在原鄉他可能還不見得有房子，可是他住在他的老家，比如說他在紀錄上是沒有擁有房子的，看他的樣子好像是窮光蛋，可是他就住在他的老家，也就不需要負擔房租支出，或者是他經濟上就沒有房貸。

陳信木：這個我們接續將嘗試用資料來配合分析，可能沒辦法分析得那麼細，但是可能會嘗試一些像原□□非原□□在都會地區還是在山地原□□是否擁有房子等。

汪明輝：用原鄉就有比較多的情況是因為房租房子跟地產，他常常辦不了過戶，因為所有權狀所有人不在世了或離開了，可能林子還是祖父的，或是已經過世的爸爸媽媽，現在實際上他們沒有權狀，但使用是這些人，所以在計算的時候，上面所呈現的是跟現實有這差距的。

張慧端：他需要付房租費，他需要付購屋費，就是要自己買房子才有地方住這種。我覺得這種花費是一個蠻大的支出，其他地方好像都很容易省。但是另外就收入來看的話，如果他是基本產業農林漁牧的話，他也可以省很多支出，因為他吃的東西，有能力自己生產，但是如果是居住在外地的話，什麼東西都要用買的，他不太可能有儲蓄。

汪明輝：同樣是兩萬塊，在外地可能真的要當乞丐了，所以那個可支配餘額的差異性很大，在山上一天、兩天可能完全不用錢。

黃維憲：這東西跟我們也是一樣，在鄉下的公務員剩的錢很多啊，但

是你住在台北住同樣等級的公寓沒剩下錢，這個是有問題呀。那個房租大概要區分一下，你這個房租是在台北市租房子還是在原鄉租房子，這兩個組別就不太一樣，原鄉租房子的話，區域要分出來。

陳信木：我們會嘗試用區域來交叉分析，就是看他們可能要使用什麼樣的組合跟狀況，因為有時候只能檢視到能解釋的部份。

黃維憲：我們有的變數來解釋，去交叉後可以來解釋，交叉分析有的變數後就來解釋這部分，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有幾個表，第七頁，第八頁的表，第七頁那個賽德克族應該改成太魯閣族，現在沒有一個叫做賽德克族。

汪明輝：不不，太魯閣族是在花蓮，賽德克族他們還沒有正式正名，但是屬於南投這邊的。

黃維憲：對，他還在申請他不算。他還不算十三族裡面的。

汪明輝：但是也不能算到太魯閣族。

黃維憲：要算的話要算到泰雅裡面，目前來說是不應該單獨列出來，因為他根本還沒有正式成立，所以這是一個問題。另外還有行業別跟職業別…有點問題，我們是自己寫錯了還是，行業別跟職業別為什麼兩個都有農林漁牧呢，兩行業的職業是分開的啊，可能就是分類，一般有兩個圖對不對，農林漁牧是屬於職業還是行業？

陳信木：不是，是農林漁牧業在行業裡面的行業，然後職業裡面屬於農林漁牧性質的工作。

黃維憲：那就應該是農林漁牧從業人員，這兩個要這樣區別，否則這樣兩個名詞出現在兩個地方是有問題的，從業人員。

陳信木：從業人員那幾個字不要省略，那個職業分類表上面有。

黃維憲：對啊，這兩個職業、行業給同樣的名詞就有問題，為什麼同樣的名詞又出現在職業，又出現在行業，這個應該是行業，農林漁牧是行業，它是屬於行業別，那從事農林漁牧的人，應該是一個個別的名稱，對，正式的名稱給他列上去，這兩個不要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話，人家就搞不清楚了喔，對不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范麗娟：你說同族通婚的，我比較擔心的是不是娶外籍配偶。

蕭錦炎：外籍配偶我們有問這個選項。

范麗娟：那一群人可能會是高危險群，因為這邊沒有列出來，我有試圖去看，這邊沒有列出來。

藍淑芬：外籍配偶，我們可以整理得出來。

汪明輝：可能跟經濟有關也可能沒關係，就是有未婚跟無配偶，有一個邵族是 77%，這個不曉得怎麼解釋，66.7%。

陳信木：這兩個問題是因為這兩個族別的樣本數太少，所以交叉分析有可能比較不準確。

汪明輝：我聽說像這種 30% 以上都蠻高的，像這個阿美，最下面這個。

范麗娟：未婚或無配偶。

汪明輝：如果要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問題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沒有經濟問題。

陳信木：這看不出來，因為是用整體資料去估計多元性，我還沒有確切看到資料，但是因為集體和群族差異，你看集體上面早婚和已婚的數據。

張慧端：會不會是因為是估算經濟戶長的關係。

汪明輝：不是，我覺得可能女生早就嫁了。

陳信木：對呀，很早。

汪明輝：那這個男生的問題就比較嚴重多了，因為我看到我們部落中，一個小小的部落當中，就有三百多個該結婚的沒結婚的適婚年齡男生，因為沒有找到結婚對象，或者是說搶不過其他人，所以還超過年齡還沒有結婚的。

范麗娟：因為這是經濟戶長一戶只有一個，所以它是六千戶？出來就會比較清楚。所以你們總共訪問六千戶，也就是有六千個經濟戶長？

蕭錦炎：六千個裡面主要經濟戶長人數總共有 3,250 人，其他是次要經濟戶長。

范麗娟：所以你們不是都訪問主要的？

蕭錦炎：因為我們是以家戶的話，所以雖然他不是主要的，還是可以就家裡的情況去做回答。

范麗娟：因為我在想你們用的是電話訪問，那剛才老師有提到那個電話訪問的可能問題，我是在想說其實我還是關心那 20%，因為包含那 20% 有可能訪問不到他的情況。

陳信木：我們有稍微以收入和支出的項目分析，就是按原住民的性別、年齡、族群，但沒有按收入，那個數據的進一步分析，的確可以發現原住民家庭在台北市的房租要九千塊，但是在原住民鄉只要三千塊。

藍淑芬：差異性很大。

范麗娟：不是，因為我一直在想那 20% 的問題，那一定是要建議社會福利補助府導政策的對象。20% 最低可支配所得的家庭他們有電話的比例是多少？因為你們是用電話訪問，還是有配合採用面訪進行呢？

陳信木：應該是用電話訪問。

范麗娟：那假如說是一個個案包含進去，例如一個阿嬤帶著小孩，有

人電話打來，我要是有電話就接，要是沒電話你也找不到這樣的家庭。所以我在想那個數據應該是高估還是被低估，這個問題很重要。

張慧端：我倒是認為應該每個家庭都會有電話，因為原住民他們很重視和親友的聯絡，所以幾乎他們每個人家庭都會有電話。

范麗娟：那不一定，我沒有電話，或是因為電話被砍了。你們是打市內電話還打行動大哥大？

藍淑芬：我們是打電話，打家戶電話。

汪明輝：我是滿質疑這數字，因為 2345 都是一個階梯，那為什麼這個最低所得家庭會一下掉到萬丈深淵。

范麗娟：所以我說你一定要把那最低所得的 **20%** 這一群家庭找出來分析，並不是說這樣的數據一定有錯，而是我認為那個裡面隱含著很嚴重的問題。

陳信木：我們會追蹤那群人，然後去看他哪一面向有問題，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汪明輝：如果是這樣的話，因為這實在差距太大。我覺得這樣原住民社會就分兩極，一個是第 1 級，一個是 2345 那一級。因為 1 那個是大過他們 234 的差距。

張慧端：所以你們受訪者都沒有無業的嗎？

藍淑芬：有呀、有呀，只有近三成是沒有工作。

張慧端：所以是七成有工作的。

范麗娟：不是，所以我們還沒有問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是要問說你那 20% 是低估還是高估的，我覺得這個才是重要的。所以她有沒有電話是幾通撥通的。

張慧端：電話其實沒多少錢，應該是都有電話。

陳信木：電話所引起的問題可能是比較其次。

范麗娟：或者是他是老人，他透過電話你要問這些訊息你的成功率會是多少，這個也是一個抽樣誤差嘛。你們的成功率是多少？因為搞不好我一聽到訪問就說我現在很忙。

張慧端：這邊不是就有嗎？成功受訪者 6,013 位。

范麗娟：可是我想要了解那最低收入的 20% 呀，其他我都不是很在乎，我就是追蹤那 20%，他的成功率我想是不是比較低。

張慧端：你是說他一年收入只有兩萬塊的人？

范麗娟：是可支配所得的。

張慧端：兩萬塊是說他是無業或偶爾有工作那他可能就是兩萬塊。或是說他沒有什麼好的作物，像水果他可能就只種很基本的那種，那收入就很少。那說不定他的人力還不夠，他還要請人來幫他割稻，還要付錢他就沒有了。

范麗娟：所以我是擔心這群人。

張慧端：我是想說如果他們是居住在他的故鄉可能是勉強可以活下去。

汪明輝：我是建議在這裡面抽樣實際去了解。

藍淑芬：就是描述一下他們的特性是什麼。

陳信木：也許可以挑選大約 **10** 個最低所得家庭個案，用電話再做一點深度的訪談，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

汪明輝：也許分他們的族籍呀。

張慧端：要區分地方，你說都市裡面搞不好也有些。

范麗娟：因為這最低所得的 20% 是你要寫政策最主要的對象呀，就是那群人，其他 2345 組的那群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張慧端：但他 60% 都是低收入呀，就是漢人的低收入呀。

陳信木：不過那是相對漢人的低收入戶。

范麗娟：但是漢人他不能拿到社會救助呀，那 20% 當中也不是全部有社會救助可拿。

張慧端：原民會他可以補助呀。

范麗娟：沒關係，先鎖定最低可支配的 20% 再說。那一群人我擔心他們可能第一個住在原住民鄉或者是山地鄉，搞不好都會區也有，我想他不一定是集中在某些地區。

汪明輝：有沒有可能你們這個調查的對象，他相對的家是包括好幾個家庭，你們這次調查的家庭不知道是怎麼定義。他很可能是好幾代家庭共同居住在一起，可是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沒有分家或是什麼的，而且這個家的成員住在不同的地區，然後留下子女在這裡，然後這個家裡面又分成不同的部份，他會不會很清楚你們問題「家」的分法？你把誰當成一家人？

藍淑芬：我們是問同住家人，同住在一起。

張慧端：那你們這邊有那個最多的是多少人一起住？

蕭錦炎：22 人。

張慧端：在第幾頁？

蕭錦炎：這個沒有。

藍淑芬：我們是顯示在九人以上。但是調查出來最多有 22 個人同住。

張慧端：那這個比例大概是怎麼算呢？

藍淑芬：老師看剛剛發的這個，樣本數，平均是四點多人。

蕭錦炎：平均 4.2 人。

藍淑芬：最多 3、4、5 人。

汪明輝：那 2 人的呢？

張慧端：2 人的比如說你在都市裡面賺外快當然就是比較少，如果在原鄉的話可能會比較多。

范麗娟：我覺得把那最低可支配所得的 20% 抓出來，然後看他們同住家

人的年齡分布，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我們最擔心的那種老人帶著小孩的情況。

張慧端：所以你是說他的父母去世了嗎？還是他的父母出外工作呢？

范麗娟：那出外工作算不算是同住呀？

藍淑芬：不算同住，在我們的調查裡面。

范麗娟：你們有跟他們講清楚嗎？

藍淑芬：嗯，我們是問同住家人。

范麗娟：那你們訪問的老人有幾%？

藍淑芬：還是滿多的。

范麗娟：那他會回答嗎？

藍淑芬：我們公司的訪員非常會做老人的訪問，因為我們的訪員很多都是比較有經驗的家庭主婦，很能應付老人家。

汪明輝：如果不同住的話，可是你收入可能是從父母這邊來的。

張慧端：我想他們在金錢上還是有一些會互通有無。

汪明輝：不是，父母親是住在外面對不對，然後這個祖父母跟孫子住在一起，那麼收入不是從父母來？

范麗娟：可是收入從父母來他不會算在他們這個家庭收入，因為他們不同住一起。

汪明輝：對對對，所以這是一個問題，在計算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范麗娟：那沒關係。

張慧端：可是像剛才講的就是隔代教養問題，比如說他的父母幫他照顧他的孩子，他一定會給他一筆錢。

汪明輝：那也算有給工作呀。

范麗娟：家事服務員。我們現在聽說的是這些在外面工作的人提供家裡金錢的很少，然後尤其是居住在偏遠地區的，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有時候必須要靠社會救助。所以我擔心的是你們調查中老人完成的比例、完成的數量。

藍淑芬：現在65歲以上老人有666個樣本，還滿多的。

范麗娟：55歲以上就可以算是老人了。

張慧端：其實上次我聽到有人的講法，他去訪問一個泰雅族家庭，就是在東部花蓮那邊一個老人他替他兒子帶小孩，訪問者覺得這個老人很可憐，他已經那麼老了還幫他兒子帶小孩；但是那個泰雅族的老人也一直覺得他的兒子很可憐，他的兒子好像又離婚了、又沒有工作、又怎樣，然後在外面又很辛苦，所以他就一直跟他講他的兒子很可憐。所以我覺得那個老人他部落裡面，他的人生可能已走完了一大半，而且他又已經有孩子了、又有孫子了，然後他又有地方住。就是說我是覺得說其實對他來說他是幾乎完成80%，但是他的兒子才剛開始又離婚、

又沒有工作、又沒有收入。

陳信木：那 20%是看不到。

張慧端：對對對，對呀。我覺得他的兒子可能會覺得說他真的是一無所有，但是他的父親就是幫他帶兒子卻沒有一無所有呀，他只是收入少一點，但他年紀那麼大，他也不需要用什麼呀。所以我就是覺得說有時候那個年輕人沒有工作或什麼的，我覺得那可能是更大的問題。或者是他離婚那些的問題，他可能會覺得挫折感很大，他可能就一蹶不振。

范麗娟：對，那衝擊是不一樣的。

黃維憲：原住民 55 歲以上就能領老人年金？

汪明輝：是、是。

黃維憲：55 歲以上嘛他就可以一個月領三千還是多少，我記得是 55 歲就可以領三千塊，都有，每一個原住民老人都有領，不像我們的條件是依照貧窮線有區分出來，他們只要到合格的年齡就可以領，沒有排富條款。

汪明輝：主流社會有排富嗎？

黃維憲：主流有呀。

范麗娟：軍公教不能領，但是在高雄縣可以領。

汪明輝：我相信原住民軍公教大概也不能領。

黃維憲：那就要查一下了。我們是軍公教都不能領，65 歲以上的也是一樣都不能領。原住民是 55 歲以上可以領。所以那個貧窮線也要查一下台灣省，不只是台北市，因為他兩個標準不一樣，查內政部那個社會救助的。

蕭錦炎：社會救助？

黃維憲：對對對，那個是社會救助科在搞的。現在我們家戶的定義可能就要根據你們所說的同住時才叫一戶，同住在一起然後是同時，一個灶大家這裡面的人吃，其他的就不算是一戶。這樣我們戶的定義應該是在這樣的下面，這樣才比較能夠守得住。否則的話，這個會讓人攻擊的一蹋糊塗，你這個戶是怎麼組成的要說明清楚？要守在這個地方，你們在調查的時候就是要這樣說，我們跟他講的就是這個樣子，這樣才不會好多問題又跑出來，這樣就麻煩了。

汪明輝：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道你們是怎樣解釋的？就是這個第十頁原住民家庭他 91 年到 95 年的增長幅度，原住民為什麼會那麼高？百分之九點四？

范麗娟：我剛就有問是不是擴大就業方案？

陳信木：可能我們不能太強調 91 年到 95 年的增加，因為 91 年這個調查的問法不同，而且他不是真的比照類似家庭收支調查。

汪明輝：可是如果說是 95 年的一般民眾也是這麼問，就可以參考一下。

陳信木：就是跟前面的比較我們都會比較保守，因為我們的問法不同。

藍淑芬：以前是直接問。

汪明輝：直接問收入多少？

藍淑芬：對。然後我們現在是分項問。

范麗娟：怎麼問？

藍淑芬：就是比如說他的薪資所得是多少，然後什麼項目的所得是多少這樣子。

黃維憲：汪老師，他們那個農事小組是不是還是農委會那個系統下來的組在發展，還是不是？農會下面，他那個生產班啦，跟漢人的一樣不一樣？

汪明輝：我沒有在研究，應該是一樣的。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多產銷班啦、蔬菜班啦。

黃維憲：那個貸款方便不方便？假如要從事這樣創業的話？

汪明輝：從調查結果來看，他們現在的回答好像不太喜歡農會，但是以前都是到農會，都是農會輔導，而且變成好像我們認為那是農會的職責。那為什麼現在會比較希望從銀行呢？

黃維憲：對呀，現在是什麼狀況使得在這樣搞的話在政策上我們就可以提這個問題，提這個問題來討論一下。

汪明輝：原住民他其實完全沒有回答就是那個儲蓄互助社。儲蓄互助社他們也許沒有太多的資金，但是他們其實在部落是滿有影響力的。我不知道在台灣是不是這樣，但是在阿里山部落他們有些急難的貸款，或者是儲蓄呀，不一定是發生什麼事故。比如說我的小孩要註冊，然後比較小額的貸款。

黃維憲：這個要區分一下是他們是向銀行做生產性的貸款，還是做消費性的貸款。

汪明輝：我知道，我是說現在有三種，一個是儲蓄互助社是民間的，他們有一點社會互助的金融制度；然後農會，我是覺得農會跟原住民的生活非常密切；另外一個就是銀行，銀行其實也是因為政府說要給原住民低利貸款方案錢都放在銀行，很少放在農會。但是農會呢，現在農會原住民的存戶也越來越多，所以他們就變成很重要。可是農會就是不健全，所以我看過一些貸款就是不是很正常、不是很公平，就是有一點黑箱作業，連接到選舉，然後就不是很公開、公正、透明的那種方式，因為我曾經被牽連。我曾經保一個我認為這個人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很同意做保人，他們那種創業貸款其實滿冒險的，比如說我在山上我要開民宿。

黃維憲：這現在是最好的一條路。

汪明輝：第一個你要蓋房子，你需要多少錢，然後你要估計你可能賺多少，你要怎樣維持，這個是對當地可能從來也沒來想過，你不能說像那平地的旅館一樣來去比照，那也不對，因為原住民經營民宿的情況和漢人經營民宿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其實是很冒險。所以我協助貸款然後我當保人，結果就是我就是被那叫做什麼？

范麗娟：連保。

汪明輝：對，被扣薪了。

張慧端：扣多少？

汪明輝：就三分之一呀。

范麗娟：哇，那扣幾年？

汪明輝：你知道嗎，我後來想我這真是冤大頭，他們最喜歡找公教人員做擔保。然後我就是很笨的，我以為我對他是最好的，原來對自己太殘酷了。原來他們早就發展出一套方式。比如說我是公教人員，然後他找兩個對保，然後你是主要貸款。比如一百萬他們各扣三十萬這樣子的，就是先扣，然後我沒有拿任何錢，就是一百萬全部給你，那是我覺得非常傷人的想法。但是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不怕了，公教人員反正我就先把他薪水給扣起來，你這樣扣起來，因為我們是共同責任，他把你視為共同要犯，所以我拿這個錢理所當然。那你要是按時還你就還你拿到的那個錢，我這邊可以保障我這裡這樣子，或是那個利息我們共同負擔。就是說很多公教人員已經發展出這樣的一套保法，我自己是不知道，扣了三分之一呢。

范麗娟：扣了幾個月？

汪明輝：一年。

黃維憲：扣完了沒有？

汪明輝：沒有，後來換另外一個保人扣錢，我說我受不了，換另外一個保人扣。

黃維憲：原住民鄉的農會，頭頭是誰？農會的头頭是漢人還是原住民比較多呢？

汪明輝：我跟你說，這個就是值得探討了，如果你要談經濟的結構的話，那就值得探討了。全台灣原住民的農會我知道有兩個是原住民當總幹事，一個是仁愛鄉、一個是阿里山鄉，其他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漢人，就是外資啦！外資進來好像占很大的比例，所以原住民比例可能會超過一半，但是仍然有漢人來住。他實際的運作我是覺得他是很政治的，非常政治，你這個貸款的東西幾乎是按照那個規則在走。所以總幹事的投票選舉就說原住民會扯上其他的選舉，我們知道的。

范麗娟：可以稍微提一下。

黃維憲：我為什麼會提這個，就是因為他裡面講的，原住民現在不願意到農會去貸款，那農會本來就是和原住民關係最切身的一個東西，在那個地方非常方便。現在他寧願要到銀行去貸款，他不願意到農會去，會不會在這個部分不能配合，農委會這個系統跟原住民委員會沒有辦法配合。

汪明輝：我聽到很多人，我們那個情報站，你沒有錢還我沒關係，我跟你講，選舉到了你就投那個人，不然就會怎樣怎樣。

張慧端：你可以寬容阿！

汪明輝：我可以寬容阿，你要是不投，這就變成控制嘛！那背後的那種影響力，就經濟問題來講，就是不正常。

范麗娟：而且聽說農會鼓勵他們貸款。

汪明輝：你說那些什麼產銷合作班，當然有些真的是非常好的基礎，但是多多少少還是要靠一點關係啦。還有就是說那個不管是銀行也好還是保險也好，過去以來就是原住民都是拒保，現在可能比較少，那貸款也是拒絕往來，一旦貸成以後就是變成拒絕往來戶，八成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你現在農會或者是銀行，因為原住民這種結構，表示是依賴性的金融。可是我們政府一直沒有跳脫，綜合發展基金貸款也是，就擺在那邊。所以原住民委員會他有審核權，但是決定權還是銀行，對不對，銀行還是操控這個貸款，所以像原民會有錢，但還是會卡在信用這個關係。我是覺得，你把這個原住民當成一般社會的這樣一個看法，需要修改，我覺得他需要一個最近諾貝爾得獎的，那個東西他需要一個比較適合貧窮的金融機構來，所以我剛才提到那個儲蓄互助社。他們需要的不是很多的錢，他們需要是滿足他們生活，不像我們想要貸款來去致富、投資什麼的，他們不是，可能就是很簡單生活的需求啦，那是另外的問題。就是可能我們要設想一個金融體是專門支持原住民的。

黃維憲：就像那個孟加拉那個嘛，得諾貝爾獎金的方式也可以來看是不是可以適用那種方式來做。

汪明輝：如果是這樣有可能喔，我就覺得站在既有儲蓄互助社的基礎，積極去重整一下，我是覺得再加上農會的那既有的金融體系，那邊沒有好好弄，被裡面的黑金政治在那邊搞那些錢，結果他們錢在那裡貸款，結果就會被揮霍光。

黃維憲：有一個喔，他們的就業率，私人雇用怎麼那麼高呢？公家雇用也那麼高。原委會裡面有沒有規定說多少人要雇用一個的比例要多少有沒有？

汪明輝：就是我們現在一般的公司，並且就是公家機關啦有固定一個

雇用比例。

黃維憲：百分之幾，百分之一還百分之二？

范麗娟：原住民2%

李明政：已經改成1%。因為某家公司去抗議了，2%的話找不到員工。後來說這個不符合比例原則，因為比照身心障礙者佔人口比例是2%，後來有些委員提出這樣的意見，之後有立委就提議，他說原住民總人口只有身心障礙人口比例的一半，所以已經修法通過，就修成1%。

黃維憲：對嘛，以前是50個要雇用1個原住民。

汪明輝：這個還有其他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會加劇，因為就業市場實在就是如此，你的意思就是說你要把這些人從原鄉拉過來，越是在都市就是越有就業機會，所以你只會加速原住民人口外流出去。那我們講的社區就業，社區就業他的意義就是說，你除了有精神意義還有社會意義。

黃維憲：你當然可以從這個面向來講啦，我的意思是說他居然有規定說50個人要聘1個人喔，在這個地方，他們有按照規定嗎？他有交那個違約金，不是違約金啦，他有交那個罰款啦，那罰款用到哪裡去？

蕭錦炎：據我所知這筆錢都沒有利用。原住民代金並沒有妥善使用。

李明政：身心障礙者那個罰款喔，被納入內政部績效不彰的重要原因，沒有用啦！這個罰他執行不出去。

陳信木：最少是外勞的，而且他很大，兩三年就累積幾十億，原住民從幾年前就開始累積，我跟你說了不起一年，了不起一年一定會爆發重大意外，因為錢放在那裡。

范麗娟：放在哪裡阿？

陳信木：原委會，他們有一個基金來收嘛！

李明政：我是提一個相關看法，其實在各部落訪問喔，真正這個次貧的也很難發現，都還可以維持起碼生活，但我們所得始終有這個重大差距，我們知道一個很重要原因，就像你講的在這種公教比較有升遷發展的職業的人口比例很低，大半我們的原住民勞動者都是水平流動多，那種工作像我們社工人員很可惜，做了十年中斷，然後再來要受那種短期聘僱，要重新從最低的社工薪資這樣做，連社工都這樣，社工本來有年薪嘛，然後你到某個地步有升遷發展，但是就是會中斷，再重頭到一些非營利組織那種從頭去做，那大半我們都發生在這個水平勞動，沒有辦法轉換成垂直勞動，這個過程應該在政策上要有應對，我們現在都強調那個起碼生存維持的那種低薪工作，我們的多元就業方案很多都停留在這個。所以這個垂

直流動方向沒有努力。對於一些想要透過自己經營事業來發展的原住民，他會碰到融資貸款的問題。我訪問的經驗對原住民來說，對這種原住民族綜合基金發展的看法是非常負面的，對這個做生意沒幫忙，因為他的額度低，還有保人很難找，這種公教保就像你講的很害怕，因為有經驗怕了，最主要這個保人很難找，而且還有額度低，所以他們期望能不能轉化成去規劃他們考量原住民文化條件的這些原住民銀行，這種能□有關在融資□金融體系□能不能提供一些比較符合原住民背景，有瞭解這種金融服務，符合原住民文化這種金融體系的建構，可能在對於這個垂直上升喔。因為我們很多原住民菁英還是蠻有生產某些產品的能力，可是規模經濟還有產銷管道有滿大的困難，所以也許在發展基於瞭解原住民文化的金融體系，我們怎麼去建構，或者說評估創設原住民銀行的開發有沒有可能性這個方向，□得努力試試看。目前的產銷的這種管道，他們主要是教會系統在做的，教會系統做是有點小規模，因為教會派系也很多，沒辦法像國家有辦法介入都鄉產銷體系協助，看看會不會改善一點。目前部落還是靠一些產業發展，這些產業很難經營。大半還馬馬虎虎可以的，都透過教會系統來協助，不知道各地的教會有沒有辦法完成一個比較強有競爭力，要怎麼去建構部落跟我們部會的一個比較有競爭力的□銷管道的建構□可能也是促進我們水準上升的一些作法。另外過去我是覺得從公教體系裡面去對名額的分配，我們原住民在公務人員體系的建構裡面比例一直相對低，另外有一些會造成差距擴大的措施，我們可能過去也很少注意，像一些保險體系，過去的勞保、公保、農保，這些體系建構裡面，保障的過程中，相對的非原住民都比原住民能夠受惠，原住民在這個體系裡面，就我們知道很多人都沒辦法進入公保，那勞保好像也很多人不能進去，那晚近很多人不進去勞保的一個原因，我只是在原住民裡面聽他們講說個案還滿多的，他就是不要正式投保，因為他有積欠比如說那個交通違規累積夠多，或者是說他一旦只要正式登入就會被扣錢。

張慧端：你說交通違規會扣到勞保的錢嗎？

藍淑芬：對，他的薪資。

張慧端：喔，扣他的薪資帳戶。

陳信木：他們有的是這種錯誤的印象，但總是會讓他們擔心而不敢去面對這些問題。

李明政：這對青年的這個，有點像那個叫做卡奴那種。

汪明輝：我剛剛提到就是說，卡奴負債的問題，現在有原住民也有很多是所謂的卡奴。

藍淑芬：因為有消費性貸款。

李明政：我們總體應該就是去研究會造成他們的原因，沒有辦法隨時發展的一些管道，吸引這個去建構這個管道改正。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就是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正常的勞動體系，沒有辦法進入正常的福利保障體系，這些人口的瞭解跟協助，有點像卡奴那方面。原住民人口不像卡奴有那麼大的引發關注，但是聽說年輕人也不少刷卡。

汪明輝：這樣怪我們發卡銀行。

陳信木：這是我以來最大的一個遺憾。某銀行資料庫，我看了以後感覺就是一種活該，他們真是太可惡的。像我們在座的，你的額度最多給你 25 萬，但他怎麼給的我們不知道，不是你的存款，我們的消費能力都有，但是他不會給你。而且不可思議的，這個考量，而且大部分比例高的卡奴，我們現在背景如果是在國外住過的人，馬上付掉欠款。那他們不是，他們八成九成以上持卡者都是晚付，很少準時付，不要說全付，準時付款的都很少。但是也不只喔，他們接下來就是他對呆帳覺得無所謂，而且我們看那個資料，你晚付的呆帳他也知道，而且他照樣不斷的鼓勵你消費。

汪明輝：這個使我想到部落裡面那個商店，商店那裡面有很多肉阿，今天某某來肉給你拿回去吃，沒關係我幫你記一記，他的帳怎麼記我們也不會去看，沒有啦，20 塊變成 200 塊也不知道，等一下最後一起算。這是老故事啦！最後你那塊竹林就給我啦，本來明年的竹筍要給你，現在整個竹林都給你了，是這樣。那是那個部落裡面的商店喔，其實有一個綜合的企業。

黃維憲：這是很早以前就是這樣子。

汪明輝：他們那個店外面看起來就是雜貨店的樣子。

黃維憲：他們買地什麼都是他們買。

張慧端：剛剛老師講那個垂直發展，我是還滿同意的。我就想那個原住民垂直發展，他很難進入漢人體系來這個垂直發展，我覺得他就是在原住民社會建立他們的團體，然後在那裡面發展。

汪明輝：對，其實就是他的意思我很贊成，就是那個銀行不是要跟我們的中國信託、花旗銀行要去拼阿，不是！而是具有功能性的原住民銀行，他要支持他在那邊的生活要得到滿足。我們不用一直擔心要把他拉到台北市，最好是他住在那個帝寶什麼的，那種思維模式應該不是，應該是要讓他們在那邊生活。另外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去擔心他沒有職業，實際上他就是我今天

休息兩天，明天去上班我工作一天，我的工作就完了，回來賺了一份錢。這不就是我們努力大半輩子要過的生活嗎？變成這是一個貧窮然後值得擔心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對生活或對貧窮的定義，我們要重新去看他。

張慧端：我其實聽原住民講話，他們有人比較喜歡務農，因為他是自由的，因為他自己就是老闆，而且他一年不必做 365 天，就像我們教書一樣也有寒暑假的，就是季節性的。

范麗娟：所以你是說我們不必擔心那個最低可支配所得兩萬塊的那些家庭嗎？

汪明輝：我是說喔，就是說我們不要太高估那個職業的頭銜的東西，如果他有固定的技術，他沒有固定的職業並不是表示他這個生活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也許他反而生活是蠻好的。可是我們習慣要固定職業！

張慧端：有固定收入！

汪明輝：然後有負債能力、消費能力。但是那已經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對部落我覺得需要有一個不同的理解。

黃維憲：這可以這樣解釋啦，現在假如你站在國家社會整體公平的那邊，公平正義的話，可以像李教授所說的，在垂直發展上面要給他們機會，他來不來我不管，可是我給你機會，我給你，我國家有公平對待原住民，程序發展我要給你這個機會跟路線，來不來那是他的價值觀的問題，我們可以不管他。你說的那部分的話，我們可能要注意負債的部分，有負債的話，他過得好不好，我們注重負債的部分，來解釋這個東西。負債總是對應到不好的結果、總是有問題的，會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那沒有負債的話，他過著他自己這種種田的生活方式可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有負債就有問題，負債的問題的話，你的山林地什麼你都要賣掉了，那問題就來了！

汪明輝：或者名義上有啦，但實際上可能根本也沒有！

黃維憲：對！所以可能這個部分要分開來看一下。最低所得組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太低了，可不可以維持他的生活，這個可以注意的。稍微有點剩的話，我們可能就不必去注意他，負債有這個潛在負債可能的，我們就可以去注意他這個，看問題是在哪。我們不能夠說垂直的流動的部分我們不給他，那是有問題，要給他可是他不來，是他自家的事情，你有這個路線的話，我們可以講話嘛，我國家是注重你們，有這個機會給你們，來不來是他價值觀，他選擇要過漢人式的生活還是原住民他自己要過他族人的生活。那沒有機會他會講話，你有機會這個可能要分開來。

汪明輝：我想就李老師的那個剛剛提到垂直發展，李老師可能的見解也是在部落裡面的一個垂直發展。那現在我們政府設計的這些在外面的就業的保障，我覺得當然有他的意義，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分，我個人覺得原鄉，那當然現在你講原鄉阿，很多平地原住民這又是一個問題，他們原鄉可能就是在平地，或從小就是居住在都市。那不管，在原鄉裡面讓我們一般的初中或者就業方案來講，他是沒有垂直發展的，沒有垂直發展是因為他沒有組織嘛，他不可能當老闆或是什麼。就是說我們現在，比如這樣講比較具體，要開一個產業道路需要一個臨時工這個工作，像這種工作，如果我們照以前的講法，他就是一個人去找老闆有沒有工作，幸運的話他就得到這個工作。我覺得這樣他就會永遠是個臨時工，我們沒有想到說這條路落在他的原鄉，如果我們從傳統領域的概念來講，這是我的道路，但是以前這是國家的道路，經過你們這一段。但是以原住民的觀念，其實你是開到我家來，或者是說我要蓋一個社區，很多我們過去的作法就是從外面帶工人進來，缺少工人一點點就是在這邊再補。但實際上，現在一個想法就是只要落入到我的土地上，我也應該要有優先的工作機會，甚至說這個工作要全部給我。為了因應這種工作，我覺得這種工作不少，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建設，不管是水庫或者是什麼，道路也好或者是各種各樣的農業或住宅，你這邊其實有很多工作，就是因為過去都是有牌照的營造商，他自己帶他的人馬進來，所以那個根本就這些工作就跟他們無關，然後他也進不來、他也無從監督，這就有很多問題。那我覺得現在你只要落入到部落、落入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裡面，他是不是應該有優先的工作機會？如果是的話，未來因應這麼多的各種各樣的工作，我們要促進，這就是我們勞動合作社可能的存在的機制，如果有勞動合作社他可以建起來，有好幾個部落就可以組成一個更大的組織，有這種觀念，有這種架構以後，所謂的垂直才有可能。他也許將來是全國原住民的公會，什麼公會，茶業公會，民宿同業公會就是這樣，這才有一個垂直的可能，不然的話，我們只是一個最低的勞工，而且是臨時的，被認為是半技術的，還是完全沒有制度，我要你來就來，不來就不來。

李明政：這種相對的觀念，我覺得我們的分析裡面，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我們都用那個整體這樣對、那樣對起來的意義很模糊。我們在原住民的各部落、各區塊已經差異蠻大的，何況我們把整個加起來，原住民跟很大的這樣比喔，這樣比起來會很怪，

還是至少要有我們在原住民鄉那邊的對照，就是說這個不同族群或區域，有一些區塊的分析，我們知道在農業縣的生活不能比台北市，所以像我們拿社工員的薪水，我們在鄉下可以過得很好，每個月4萬塊過得很好，然後還可以開賓士轎車，當了30年喔，那都有存款，我們在都市連存款都沒有。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的對照分析，可能至少應該要有這種相對的原鄉跟都會區，原鄉也是對照這個落差是不是存在。

范麗娟：我是怕都會區其實有一群人其實是還好，當然不是很高的收入；但是也有一群其實是住在違章建築裡面，但你說相對於原鄉可以看得出來，我現在是反過來想，把最低可支配所得的**20%**看他落在哪些地區，然後把這群人的特色描繪出來，找出來他的特色，針對他的需要，去提社會政策。我們現在是找到他這個最低的**20%**可支配所得兩萬塊，倒過來看他們住在哪裡，把他找回來，應該有辦法區分是在哪裡，描繪說這群人可能在都會區也有喔，不是沒有哦，都會區不是所有都是有錢人哦，然後在原鄉多少，然後這群人的狀況是什麼。其實我覺得社會調□最主要的是讓我們不知道的人可以從這個調□裡面看到□這群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那如果是原委會要你們做政策性的建議，其實是要這一塊，他要知道這一塊的人。然後我們剛才講到很多的就是說，那為什麼這一群人沒有辦法應用到目前的社會福利來幫助他們。那個勞動合作社，被詬病很久了，因為他現在很多的小工程都讓原住民包、優先！沒有的話再給一般人，然後他就去借一個人頭然後就開一個戶，他去借人頭就說你就去開公司。所以是沒有落實不是沒有，有！然後那個銀行，我想去到銀行我大概也昏了，要辦那個一大堆的手續。既然現在所有原委會的錢要去銀行，那是不是銀行裡面聘一個原住民，一個瞭解他文化的人，還是要找保人，那個沒有解決的話，他就再找。

黃維憲：他的意思可以像孟加拉那個，設立另外一個叫原住民銀行。以前我們就常常要他原住民電台、原住民廣播台，後來都成立了嘛。現在乾脆你原住民委員會有那麼多錢，你就辦個借貸銀行阿，你自己來管阿、自己來搞阿！

范麗娟：其實用台北的那套你存一塊。

汪明輝：我其實在幾年前喔，曾經介紹那個阿里山的錢，好幾億喔！

范麗娟：那個放在哪裡？

汪明輝：農會阿，儲蓄合作社阿！好幾億阿！可是這個不曉得會不會有波動。如果是照以前，這個錢其實，在我們這裡大膽就成立一個地下銀行。問題就是說，你被分散，你沒有讓他去發展壯

大，然後你就被分化，然後被弄到這個農會龐大的組織，然後就被操弄。

黃維憲：可是你要是進入到農會體系的話，就會被農委會的那批人杯葛掉了，你要原住民自己搞。

汪明輝：但是這個原住民銀行不是以賺錢為目的，而是以社會互助為最主要的目的。我的想法是，其實我們原民會這幾年，也落入到不是以原住民做思維，你應該就是做 13 族的事，鄒族應該怎麼做，他們的金額或你產業應該有一個整體性規劃，泰雅族應該有一個整體性什麼的政策，但是原民會就是原住民族委員會，然後這個族的每個族有一個代表。可是在很多政策上，教育政策、經濟政策，就陷入到不是從原住民的角度發展，就是要去幫忙這個族群去建立自己的，而是只是要在個人的層次上，個人是沒有族籍的差異，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思維，我的想法是說，可能建立一個族的原始金融產業的體系。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建立起來，他有活力了以後，才有可能發展他們的產業，你讓他有個自足的，這樣才有自己的活絡內部，而且是累積性的。我們現在做的不是，現在做的都是把那個錢拿過來，然後要你在我們這邊貸款，然後按照我們的規則來，這個東西就是跟龐大的銀行如何面對，他們只是小蝦米，他們規定要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他對他更何況其實原住民是最規矩、單純的，可是原住民在銀行家面前他卻是最沒有信用，只有負面，保險行業也拒保。可是我們對原住民的概念就是一個非常純樸阿，警察可以在那邊證明阿，警察在那邊是最不用的，是外面人進來警察才會忙。

張慧端：剛剛就講垂直發展，其實我常常會有一個印象，就覺得原住民好像只有農業，原住民沒有企業，就他沒有自己的公司，那為什麼？其實政府沒有努力輔導，你知道嗎。以前有一段時間省府有協助原住民社區合作社，其實我知道他們經營得很辛苦，就是我所在的那個原住民部落，他們搞一個社區，他們就是說很難經營、要關門，然後就有花蓮縣還哪裡的人就來，就來要知道他們到底問題在哪裡，真的要想辦法撐下去，他們有個副頭目，他就是為了要撐下去，犧牲自己的工作，每天就是坐在那邊看合作社這樣，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小的部落，而且這個部落已經大概有十個雜貨店了，所以那個生意當然很難經營。但是我是覺得這種用力的方式其實是對的，就是他為什麼不想辦法搞一個原住民自己的，像那個農會在那邊搞一個什麼民生必需品供應中心，是在山地成立好多民生必需品中心，就是超市嘛，就讓原住民去那邊買東西。他為什

麼不想辦法搞一個原住民的什麼一個超市。

藍淑芬：讓他自己去經營。

張慧端：讓他學習那種經營的方式，因為就我知道現在我覺得政府並沒有協助原住民去進入一個所謂好像工商業的社會，到現在還只是農業社會，但是我是覺得好像澳洲，就他們好像有很多建築公司，就房子的話，他們就成立一些原住民的建築公司，但是其他的公司好像比較少一點，他們可能是比較偏重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方面的，還有就是住屋方面的，其他方面的發展還比較少一點點。但是因為台灣的話，其實比較小地窄人稠，原住民內部也有一些，都是有那種商品流動的那種需要，其實他可以自己這部分自己來掌控發展，而不是說完全都是買漢人的店的東西，他們應該可以有自己的店、自己的農產品可以自己流通這些。

李明政：訪問的經驗是說他們認為那些企業很難發展，他們認為原住民很欠缺金融人才，有關一些融資或貸款的一些經驗相當有限制，財務管理方面。所以在原住民的金融人才的培養，也是有助於我們建構整個原住民企業發展的助力。另外在我們的調查也有相關的，就是照顧看護產業，照顧看護產業特別跟文化有關，但是到目前為止，照顧看護產業體系的建立並沒有真正認真的要重視，比如一些安置的或是老人照顧看護體系，目前開始還是在某些部落有教會才做到，像花蓮某一些部落的教會，老人家很願意去，日間就在那裡活動。涉及到長期照護的那種或兒童安置，家暴也都是多多少少會發生，有關原住民兒少還有老人照顧、身心障礙者照顧還有一些阻礙，很多並沒有辦法被適當的重視，所以原住民照顧體系的建立，可能也可以在環境有一些發展。

張慧端：就是說原民會他想辦法輔導弄一些公司，就是說，這些董事可以就是原住民，底下他沒有金融人員，他可以雇用漢人，但是因為他有這個就業機會，有些原住民他可能就會去想辦法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因為他沒有這個就業機會。

汪明輝：說現在沒有也不是完全沒有，農會很多的人都是原住民，只是他不給你最重要的位置，那是透過政治的行動，但是其他很多工作就是原住民，我不認為這些人就不是人才，他們很會、很熟捻。像是互助社很多部落，他們在管理那個錢、幾千萬的錢，也算是有經驗，而且也是有幾十年的經驗。我的意思是說不是要他們出來，而是說你們有沒有想要把這些農會的錢或是什麼錢把它整併整合，然後用像孟加拉那種制度。我覺得是有的，只是我們看起來相對大企業來講，可能只是一個小

地方的，可是對他們來講，可能就足夠了，是不是再加一些協助。可是我們現在的目的不是要他們進入到我們這邊的就業市場，他們建立一個自主的經濟，產業有一個支持產業的金融體系。那農會既然不好，為什麼一直要期待這個農會，農會本來是很好，後來被搞壞了，體質搞壞了，那錢放在那裡，就被外面的人亂搞，然後把這些錢回到民主的主體，把他重整，原住民委員會那邊就要用功一點，把他建立起來，幾個全台灣的原住民的經濟體系就起來了。可是結構方面，我們現在在談這個東西當然比較其次，但是我覺得不瞭解這個狀況。

黃維憲：現在你的意思是原住民委員會他要擔起責任，把你建立像這個銀行，你就建立一個原住民的金融體系。那生產建立自己的一個原住民的體系，這個的話，也應該可以建議。另外就是假如說這個體系要怎麼建，經濟部中小企業有那個輔導團，要他們來替原住民建立這個金融、行銷體系，下一步就請中小企業什麼輔導團，只要你申請的話就可以來輔導你怎麼去經營這個企業，看能不能夠從這個管道建立原住民自己的企業、自己的銀行什麼的、自己的勞動合作社，然後他們自己來經營，漢人的話他不插手，全部由自己來經營！這樣也許就會說自主性，這部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可以建立這種東西嘛，不要說放給那個農會或什麼銀行自己去亂搞，我要建立這個我原鄉的產業部分的自主的。

汪明輝：我想到王又曾，一個就夠了。

黃維憲：那個就是另外的。所以我是建議把那個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輔導團，或是青輔會的什麼創業人才輔導團，一起規劃搞進來，你沒叫他們去訓練那個東西自己創業，目的是輔導原住民自己創業，是自己獨立自主。

汪明輝：我想問的是，他們有很多部落，他們其實很有能力搞。但是任何部落的格局，力量是不夠的，是你必須要聯合幾個部落，例如阿里山為龍頭然後建立一個體系，然後裡面現有的民宿房間，還有你要產銷發展的東西，通通賣給了文化，這是一個體系可以連通的。可是我們現在沒有，我們現在就是政府來輔導這個部落，但是那個體系裡面的一個部落，你把他單獨去切開來，旁邊的部落卻是就不管，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問題，你輔導這個成功了，那旁邊沒有成功，那是他們活該倒楣。我們真正要成功，要從原住民角度講，我要發展到所有部落都成功才叫做成功，如果只有一、兩個部落成功是不公平的，那是一個不好的政策。我要的是所有的鄒族人，你有幸當鄒族人，不管我在哪一個部落，我都是一個非常好，透過內在的

一個自主的體系。

黃維憲：所以每一個族自己鞏固了以後，才組織聯合更大的啦！先每一個自己族弄好。可以像有一種概念叫種子銀行、種子隊，這個推廣出來這個地方推廣，我們現在搞很多東西都種子隊、種子什麼，然後這個種子會發芽，要搞一個部落裡面的種子，從這種觀念去發展。

李明政：這個簡報第七頁，這個數字，我們箭頭第二個，有 49.2%受訪者及配偶也是原住民。那這個意思是說有 50.8%不是原住民。

陳信木：不是，一個有相當程度是因為通婚的關係。

李明政：所以這樣敘述很容易被誤解。

蕭錦炎：我之後會把未婚的原住民比例先排除再做一次。

李明政：那是你未婚如果 13 點多喔，其實非原住民比例也很高。

陳信木：性別差異也很大。

李明政：我是覺得這個事情分析要變成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它變成一個重要的趨勢。

汪明輝：我覺得這個是對啦！

范麗娟：通婚啦！

李明政：我的意思是說，通婚現象在現在看起來顯著，未來會更加普遍，在通婚這樣的分析裡面重要性越來越高。

陳信木：這個我們要很認真的思考，可能像是男性適婚年齡人口的比例過高，反而可能會製造更多問題，對於這個分析結果，所以我們要衡量一下。

黃維憲：這個圖表的話，對我們的經濟調查，對經濟狀況的分析有什麼助益沒有？我們的主題是經濟的分析，這個通婚的分析有沒有助益、有沒有用？假如沒有用的話，就砍掉。

李明政：我甚至覺得本身他對這邊有意的忽略，就是說他只強調原住民這邊，不強調通婚，比如說原漢通婚家庭的狀況。可是我們在調查時候，可能也是被訪問的對象。我們在台北市的調查專案的分析裡面，原漢通婚的家庭占 70%，經濟最好的家庭是先生死了接收他的財產，原住民家庭過的算最好的。邊緣的酒店文化相對比較慘的，那中間還有，就是說原漢通婚的比例是占 70%，那歸這個不是原漢通婚，要進入台北市來定居的，其實困難度蠻高的。所以現在已經大概有 1/4 是原漢通婚家庭，在台灣這樣的粗略估計應該有 1/4，那 1/4 是跨族通婚，那其他一半大概是同族通婚。所以這種家庭的經濟狀況有沒有影響？因為我們知道跨族通婚的影響，汪老師的經驗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這樣，結婚一開始的故事就比較多了！這一族的禮數一套、你的配偶對方家庭的一套禮數、漢人的一套禮數，就弄得

青年結婚在跨族通婚裡面，所得比較低、所得變得比較不穩定，一開始就變成很難建構一個經濟穩定的家庭，由於他一開始就需要貸款，所以很多年輕人都是錢拿到就花光，因為貸款就繳光了，到最後就繳不起。

范麗娟：我倒是比較擔心的是外籍配偶。

李明政：我知道那狀況。

陳信木：我們會試圖把那些個案找出來，如果分析的個案數夠多，也許試著挑出弱勢族群的問題。

張慧端：我想原漢通婚可能對經濟會有影響，他那個因為他的配偶就是有漢人關係，其實對他的經濟發展會有比較大。

陳信木：我們是有這種考量，可是我們要再衡量相關的問題，並且再去看一下那個調查資料的分析。

張慧端：男女不太一樣。

藍淑芬：經濟戶長大部分都男的，我們是看經濟戶長跟誰結婚，因為我們訪問的主要是訪問經濟戶長。

張慧端：那比較不會有影響。

范麗娟：那如果單親的呢？如果是單親媽媽呢？

陳信木：那媽媽就是戶長阿！

范麗娟：所以他比例是多少？他比例應該很高喔！

藍淑芬：你說女性是經濟戶長？

范麗娟：對對對！原住民這個是大宗阿！怎麼會是男性的經濟戶長是大宗？

陳信木：不一定啦！你要看族群，因為這個又涉及族籍上面。這個全國意向團隊都會再嘗試進一步分析喔！

范麗娟：不是阿，在基礎調查裡面，單親家庭是大宗。

張慧端：哦，是哦。表示說喪偶或離婚嗎？

范麗娟：不是，單親！結果是男性戶長比較多？多少？

藍淑芬：可是已婚的比較多，六成多是已婚。

范麗娟：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在打完訪問電話的結果中，大部分都是男生。我的意思是說單親的，有婚或已婚不管啦，在你們的樣本裡面比例是多少？

陳信木：不是很高。

范麗娟：真的喔，那怎麼會呢？

李明政：只有2.1%的受訪對象成功，電話打那麼多通。

陳信木：那個算法不能這樣算，那個算法不一樣。

李明政：會不會沒有系統性？

陳信木：不會，這個電話調查又不一樣，這是我們總數的估計，其實大部分的電話都是發生在原住民人口低密度地方，我們試圖

去篩選是不是原住民家庭、有沒有原住民。為了篩選到2%原住民家庭可以接受訪問就是最成功狀況，從整體人口結構來看，也只有2%的機會。幸運再好的話，每打四五十的電話，如果能打通四五十的電話，打不通的電話也是很多阿，打通裡面也只有1/50能遇到原住民家庭，這是最好的狀況。所以這部份其實是當然跟研究有關，但是這些情況並不會影響樣本的代表性，但是影響的是執行電話調查的成本很高，就調查成本而言是增加了許多的電話訪問費用支出。

范麗娟：可是在原住民的教育統計裡面，單親家庭問題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曉得因為他就是針對學生問。

陳信木：另外這樣的分析還有一種困難喔，像這個單親是被認定成未婚還是已婚的問題。

范麗娟：對，如果他未婚，他就是放在他家裡。

陳信木：比較困難，因為你要多一點定義才能定義出什麼叫單親，所以現在這個沒辦法解決。

范麗娟：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的印象中單親家庭的比例都是很高，那你們現在調查出來的結果，大部分的經濟戶長卻又是男性居多。

藍淑芬：沒有，女性比較多。我們調查的女性是比較多的，大概有六成是女性。

范麗娟：那經濟戶長呢？

藍淑芬：經濟戶長還要再跑一下就可以了。

范麗娟：你們總共有調查幾戶？6千多戶對吧！所以如果調查結果出來的話，是男性的經濟戶長的比例跟女性是經濟戶長的比例，不管是單親還是其他的，應該是女性比較多，不然這樣出來的結果會很奇怪。

藍淑芬：是女性比較多。

張慧端：對，女性比較多。

李明政：還有一個問題是，勞動早死造成的經濟影響，能不能在這個研究分析裡面？45-65歲期間家長勞動者的去世，對家庭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

陳信木：我想現在來看是沒有辦法分析。

黃維憲：當初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當初沒有列入問卷內。

藍淑芬：可是我們剛剛有一個表有發現，他們整體來講，原住民同胞的平均壽命是比較短的。

范麗娟：他們在現在的現實上工作的年數或者是月數？

陳信木：沒有！這個我們大概有很多都沒有問。原民會他另外有就業狀況調查專案。

藍淑芬：他另外有就業調查專案。

李明政：這個可以有合理的推測原因，我們要解決這個經濟對策，這個勞動早死造成那些問題，假如沒有處理，他會造成更大的惡性循環，或者說應該要怎麼預防。

陳信木：這是必然的，但是我們的專案研究很難直接連結。

藍淑芬：就業狀況調查研究可以探討。

范麗娟：就業調查怎麼最近都沒看到？

李明政：就業狀況調查根本不會談到這個東西，那個勞動早死對經濟狀況的影響。

陳信木：這很困難，因為這些調查都是獨立的。

汪明輝：只能從另外一個計畫來討論。

陳信木：他們那個專案應該已經完成。我一直認為他們其實應該不要再花那麼多的錢。

范麗娟：整合，去整合。

藍淑芬：可是整理也很難，我們光這個調查時間就好長。

范麗娟：有一些 2345 組的就不要再調查了，就針對調查最低所得第 1 群就好了阿！把焦點放在這一群人上！你要做政策執行就是要做這個。

陳信木：這個本位主義很難改變，每一個處都認為自己的業務比較重要。好，我想時間上也占用老師們太多時間了，今天很謝謝各位老師給我們這些意見。今天就會把今天的意見盡量來整理，然後來寫期末報告，有問題的話再來私下請教各位老師，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謝謝各位老師，讓我們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寫這個報告，謝謝各位老師。